

嚴歌苓： 有底氣， 就是這麼「高冷」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·威塞爾曾說，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。為了銘記歷史、不忘國殤，在12月13日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，由嚴歌苓親自編寫的史詩大片《四十九日祭》已登陸國內衛視。片子改編自其小說《金陵十三釵》，將以審判形式清算日軍罪行，向世界展現這段中國國家記憶以及災難中的人性與情感。對於首次編寫抗戰類電視劇，嚴歌苓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：「這是最愉悅的一次作品呈現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



嚴歌苓作品改編的電視劇《四十九日祭》。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是中國文壇一個熱鬧、喧嘩的時代。在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研究生班中，嚴歌苓與在大陸文壇叱咤風雲的余華、莫言等人是同學。但是，嚴歌苓選擇了一條跟他們不同的路。在九十年代，她跨出國門，奔赴美國，並憑借《少女小漁》和《天浴》獲得十五項港台或國際電影大獎，海外市場反響頗大。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後，嚴歌苓重回國內影視圈，憑借《梅蘭芳》、《金陵十三釵》、《歸來》等多部高水準電影的熱映，她的作品開始成為國內不少大師級導演眼中的「富礦」。

內心清高 商業化影響不了創作

此番，她再度「翻手為蒼涼，覆手為繁華」編寫了抗戰類電視劇《四十九日祭》。談及作品風格，她坦言，作品有意挖掘普世主題，吸引世界目光，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劇的殘酷搏殺，也沒有重複電影版「十三釵」的苦難敘事，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，拒絕市場綁架，對歷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。「不管是寫小說，還是創作劇本，只要是自己的文字，我都會有種偏執，保持着內心的小清高，娛樂化、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。」

《四十九日祭》是嚴歌苓改編的第一部電視劇，此前一直專注於編寫電影的她坦言，雖然《四十九日祭》和《金陵十三釵》源於同一部作品，但《金》作為電影，長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，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

後後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。「我想盡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史與後史，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。電視劇的改編更接近小說的描述。」

嚴歌苓告訴記者，文學與影視劇本的創作，在外行看來，就是一種事物的兩種不同形式，都屬於文字寫作，都在講故事。但在內行看來，卻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不同事物。也就是說，它們創作的理念不同，表現的形式不同，文本的結構不同，對運用文字的要求也不相同。「像《四十九日祭》雖然沿用了小說裡面的人物、關係、線索等，但作為電視劇來說，它需要把小說當中暗場處理的東西全部變成明場，使它更具戲劇化。」

沒有不能改編的文學作品

目前，將文學作品改編成為電視劇已經成為一種潮流。越來越多的名家作品通過導演的巧手、演員精湛的演技成為影像展示在熒屏中。對於這樣的現象，嚴歌苓表示沒有什麼文學作品是不可以被改編的。「文學作品當然有適合被改編的和不適合被改編的，但適不適合取決於誰來改，怎麼改，以及哪個導演來拍攝。」嚴歌苓舉例，像《英國病人》，它表面上確實不適合被改編，因為內容跳來跳去，不是線性敘述，講故事不是按照順序，形式感太強。不過，它還是被改編出來了，還改得很好。而像《洛麗塔》的故事，雖然很有戲劇感，但改編出來的每次都以失敗告終。

創作已成生理需求

曾經有人說，寫作對於作家而言就是一種面壁，就像看一場交響音樂會，那幾個拉小提琴的人總是會擺放一個譜架在前面，我們能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。對此，嚴歌苓表示認可，她說寫作就是修煉、面壁，不管別人出什麼事，作者都是背對着的。「創作已經成為我的生理需求，當我注意力集中的時候，挺可怕的，如同鑄了一座透明的無形的牆。有時候我女兒走過來，站在我旁邊看着我，我沒有寫完這一段絕不會理她，她發現我不理她就會很沒趣地離開了。我不會被她打擾。她是打擾不了我的。」嚴歌苓說。

成不了下一個張愛玲

有不少人喜歡拿嚴歌苓與張愛玲對比，兩個人同樣有很多故事發生在上海、南京等「孤島城市」，又同樣擅長用女性視角來寫作。對於這樣的對比，嚴歌苓坦言，張愛玲只有一個。「她的上海不是我的上海。我的上海比較髒、臭，比較像地獄，那不是張愛玲的。」嚴歌苓說，張愛玲之所以獨一無二，就是因為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，如同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，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。而她的自己的經歷，前半生是戎馬，後半生寄居海外各國，「大家所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不具可比性。」



小宋佳飾演的版「玉墨」

莫言幽默還原創作真面目：童年體驗加想像



莫言與劉再復教授品茶對談。

2日，莫言在香港公開大學參加名為「幻覺現實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」的講座，這是其自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以來首次來港，多間香港本地中小學師生亦慕名而來，座無虛席。莫言鼓勵學生們從時代的發展及自身的生活經歷中獲得寫作的養分。

關於幻覺現實主義在他作品裡的體現，莫言再舉例近期又被翻拍為60集電視連續劇的《紅高粱》，雖然飾演男主角的內地影星朱亞文抱怨高粱地裡悶不透風，置身其中，皮膚像被刀割一樣疼痛，但在他的小說裡，那卻是一片紅得無邊無際、美得十分浪漫的高粱地。「其實我青年時期在高粱地裡噴農藥時也覺得那是『人間地獄』，只有做完直起腰來時才覺得是『天堂』啊。」說到這裡，凝神聽講座的觀眾再次忍不住為莫言的幽默鼓掌。

原著小說改拍為電影，是作品受歡迎的表現。但莫言就勸告在場學生，寫作應堅持自己的感覺及保持原汁原味的構思，不要為了寫而寫。「我當年為張藝謀寫《白棉花》時，就是老想着按照人家的要求去寫才被批評為太過刻意雕琢的。」他笑稱，自來之後寫小說總是想着給導演們設置各種各樣的「障礙」，讓他們「拍不成電影版本」。

莫言與劉再復教授品茶對談。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莫言在講座中談到，因為虛榮心作怪，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，就在小說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蔔》當中有體現，「我很多小說作品的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，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，就昇華為文學創作，這讓我自己很自豪。」



鍾志平博士和尤曾家麗博士參觀展覽，體驗不同國家獨特的文化及傳統。

舉辦「國際雙週2014」 VTC 加強教育國際化

職業訓練局 (VTC) 由即日起至12月6日，首次舉辦「國際雙週2014」，推出逾10項精彩活動，邀請VTC各院校來自不同地區的師生，交流及欣賞香港及多個國家的文化與生活體驗。同時委任28位學生為「國際學生大使」，代表VTC參與不同的本地及海外活動，協助推廣VTC的職業教育理念，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，同時增進學生的見聞及提升英語水平。

VTC將國際化發展訂為重點策略之一，期望藉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，讓學生放眼世界，在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中提升競爭力。「國際雙週2014」將舉辦逾10項精彩活動，包括：國際廚藝學院廚藝大師烹飪示範、「國際學生眼中的香港」攝影比賽、韓國及西方電影欣賞、伊斯蘭及韓國文化講座、巴基斯坦彩繪、土耳其繪畫藝術、危地馬拉文化及蒙古風情等，節目多姿多彩。

「國際雙週2014」節目：

「國際學生眼中的香港」攝影比賽展覽
11月24日至12月5日
IVE (柴灣)、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IVE (李惠利)、IVE (摩理臣山)、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

12月2日放眼世界講座系列
主題：韓國文化 (粵語) 演講嘉賓：何永釗教授
3:30 p.m. - 5:00 p.m. | IVE (沙田)

12月3日國際美食 - 即場示範及美食品嚐
12:00 noon - 2:00 p.m. | IVE (黃克競) 語文自學中心門外

12月5日國際雙週閉幕禮
5:00 p.m. - 7:00 p.m. | IVE (摩理臣山) 籃球場

尼山會講「背着乾糧給孔子打工」?

香港文匯報訊 (實習記者 劉名秀 山東報道) 11月26日，山東省圖書館尼山書院在大明湖畔舉行了會講，以紀念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同日於曲阜發表的講話，並探討山東省現代書院建設、傳統文化傳承等事宜。尼山書院在此時舉辦會講活動，除總結了一年來貫徹總書記講話的成果外，也暗示着對古代書院遺風的追思和對傳統文化未來的展望。

第三個強盛期和「新軸心時代」

會講中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顏炳罡說，中國每到繁榮強盛的時期，儒學都會被重提和強調。漢武帝時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唐太宗尊孔子為「先聖」、「宣父」，漢唐兩朝中國最為繁盛，儒家學說也最受推崇。如今的中國很可能正在走向第三個強盛時期，儒學也越來越受到重視，這與漢唐時期上演過的相似一幕幕也許有必然的聯繫。大連圖書館館長、白雲書院院長辛欣則表示，大約在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之間，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一個軸心時代，那個時期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取得了重大突

破，產生了偉大的精神導師，他們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，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。古人講「欲滅其國，先亡其史；欲滅其族類，先亡其文化。」當今的世界正步入「新軸心時代」，如果要在世界文明史上保持一席之地，中國就必須用自己的文化發聲，創造出新的輝煌。所以，在第三個強盛期和「新軸心時代」的雙重背景下，發掘儒家思想的價值契合了時代的要求。

不要「捧着金飯碗要飯」

辛欣認為，由於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西方的理性思維方式有頗多不同，中國文化的許多部分無法用西方那種量化的方法加以驗證，所以中國的許多優秀文化在西方長期得不到認可。如今隨着中國與國際社會交流的增多和國力的增強，西方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可也加深了。辛欣對聽眾說，可惜的是，當今過於崇拜西學的風氣埋沒了許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，這無異於「捧着金飯碗要飯」。

為落實習總書記11·26講話精神，山東省在許多圖

書館下建立書院，早在2008年，民間力量就自發建立了尼山聖源書院。該書院選址於孔子出生地尼山，許多知名學者和社會名流長期義務參加書院活動。

「背着乾糧給孔子打工」

尼山聖源書院執行院長顏炳罡說：「我們的學者們都是義務為書院講學，沒有一分錢拿的，可以說是背着乾糧給孔子打工，但是能夠給孔子打工是我們的榮幸。」自成立以來，尼山聖源書院開辦研修班以培養儒學教育人才，開辦國學大講堂給學生和市民講解儒家文化，開辦鄉村儒學講堂向農民普及儒學知識，並積極組織參與國內外的文化交流活動。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在最後說，中國一直有「述而不作」的傳統，即後人在整理、闡發古人的思想時順勢提出自己的相關思想，中華文化因此能夠在傳承的同時不斷豐富和發展，並適應時代的變化。我們今天要復興傳統文化也可如此，也就是用「老樹發新枝」的方式。希望民間力量和官方一起，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繼承好，研究好，發揚好。